詩源辯體

詩源辯體卷二十一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中唐錢起較劉長卿。已自遜庭。若郎士元（字君冑）皇甫冉（字茂政）皇甫曾（字孝常）古詩益微。五七言律絕入錄者益少。高仲武進錢郎皇甫。而獨抑長卿。大是曲筆

郎士元。皇甫曾。五言律較錢劉。入錄者雖少。然士元如雙旌漢飛將。曾如上將曾分閫二篇。氣格神韻可繼開寶此外寥寥。亦不多得矣

五言律。士元如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冉如野風飄疊鼓。海雨濕危旌。曾如雨雪從邊起。旌旗上隴遙。數句雄

麗有類初唐又冉[五言絕]和王給事維禁掖梨花宛似摩詰[七言絕]酬張繼則入晚唐矣

[五言律]士元如能將流水引更入洞庭波　連鴈沙邊至孤城江上秋　水容清過客。楓葉落行舟。　高松殘子落。深井凍痕生　冉如山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　氷結泉聲絕霜清野翠濃　白雲長滿目。芳草自知心。　秋深臨水月。半夜隔山鐘。　曾如野渡氷生岸。寒川燒隔林。　掃雪開松徑。疏泉過竹林。　隔城寒杵急帶月早鴻還。　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

[七言律]士元如亭皐寂寞傷孤客雲雪蕭條滿衆山。　尺素欲傳三署

客雪山愁送五溪僧蒼苔古道行應徧落木寒泉聽不窮再如積水長天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丹陽古渡寒烟積瓜步空洲遠樹稀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曾如鑪烟乍起開仙仗玉佩成行引上公風傳刻漏星河曙月上梧桐雨露清眞僧出世心無事靜夜名香手自焚等句皆體盡流暢語半濟空者也

中唐李嘉祐字從一司空曙字文明盧綸字允言韓翃字君平五言律入錄者更少七言律與絕句爲勝盧韓七言古尚有可采者

五言古如杜子美石壕吏等。正是古拙。若盧綸與張擢對酌詩讀之誠欲嘔吐。此本不足致辯。但初學者不能無惑耳。盧詩品彙入錄。尤是可笑

七言古盧氣勝於劉。才勝於錢。故稍爲軼蕩而有格。但未能完美耳。韓氣格不如。而工麗勝之。

韓七言古豔冶婉媚。乃詩餘之漸。如畫門寂寞垂高柳把君香袖長河曲。 平蕪霽色寒城下。美酒百壺爭勸把　朝辭芳草萬歲街。暮宿春山一泉塢　殘花片片細柳風。落日疎鐘小槐雨　池畔花深鬭鴨欄。橋邊雨洗藏鴉柳。 等句。皆詩餘之漸也。下流至李賀李商隱

溫庭筠則盡入詩餘矣。

中唐五言律曙如江天清更愁黃葉前朝寺。綸如隔牕栖白鳥七言律綸如聞逐樵夫野日初晴翃如垂楊拂岸七言絕曙如萬事傷心罷釣歸來。綸如出關愁暮登山路等篇句法音調已入晚唐

五言律嘉祐如世事關心少。漁家寄宿多。綸如少孤為客早多難識君遲翃如玉杯分湛露。金勒借追風。翠羽雙鬟妾。珠簾百尺樓七言律嘉祐如[illegible]花渚裏鴻相叫。苦竹叢邊猿暗嘯。野寺山邊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等句亦已入晚唐。

曙五言律如中散詩傳畫將軍扇賣書　七言律如雲生客到侵衣濕花落僧禪覆地多。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乃晚唐奇僻之漸學者所當慎始。

綸五言排律有從軍行在中唐頗爲矯俊翃送王相公一篇氣象尤勝至雙旌過易水千騎入幽州及送李中丞閉營春雪下吹角暮山空。二聯雄麗亦類初唐

綸五言絕月黑鴈飛高一首氣魄音調中唐所無唐詩紀事又作錢起詩

翃七言絕後二句多偶對者濃麗精工是其特創晚唐人決不能有也如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

春樓不閉葳蕤鎖綠水回通宛轉橋　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　紅蹄亂踏春城雪花頷驕嘶上苑風　玉勒乍廻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等句皆精工特創者也

中唐李端字正已　五言律尚可繼皇甫諸君耿湋崔峒五言入錄者既少而七言律絕亦不多得矣

五言律峒如陶令之官去七言律端如青春都尉湋如蕭關掃定七言絕湋如雖言千騎等篇句法音調亦入晚唐

五言律端如晨猿楓子落過雨荔枝香　漱泉春谷冷搗

藥夜憁深　湋如艱難爲客慣貧賤受恩多　等句亦入晚唐

唐書盧綸傳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愚按夏侯審制作無聞吉中孚苗發所傳甚少故未可槩述胡元瑞云嘗歷考古今一時並稱者多以遊從習熟倡和頻仍好事者因之以成標目或品格差肩以蹤跡離而不能合或才情迥絕以聲氣合而不得離難槩論也

盛唐諸公五七言律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中唐諸子造詣興趣所到化機自在然體盡流暢語半清空其氣象

風格至此而頓衰耳。故學者以初唐為法，乃可進為盛唐。以中唐為法，則退屈益下矣。嚴滄浪云：學者以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此不易之論。以下六則總論大曆之詩

胡元瑞云：中唐以後，稍厭精華，漸趨淡淨，故五七言律清空流暢，時有可觀。愚按：中唐諸子，才力既薄，風氣復散，其氣象風格宜衰，而意主於清空流暢，則氣格益不能振矣。

中唐五七言律，氣格雖衰，而神韻自勝，故諷詠之猶有餘味。晚唐諸子，氣格既亡，而神韻都絕，故諷詠之輒復易

厯胡元瑞云中唐格調流宛而意趣悠長深得之矣
中唐五言律以全集觀雖多靡弱然亦閒有類盛唐者七
言律入錄雖多實無有類盛唐者胡元瑞云中唐淘洗
清空寫送（送字誤）流亮七言律至是殆於無可指摘而體
格漸卑氣韻日薄衰態畢露矣
中唐諸子五七言律才力既薄風氣復散其聲調語氣多
相類故其詩多相混入不能辨也釋皎然云大曆中詞
人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為已有吾知詩道初喪
正在於此（已上六句俱皎然語）
有選大曆律詩者凡涉青山白雲春風芳草等字悉皆不

錄予謂苟不選大曆則已苟選大曆正不當以此論也

國朝嘉靖諸子。多用百年。萬里風塵氣色等字正是其

聲口相宜若必捨此而求則非諸子之本相矣

詩源辯體卷二十二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李益字君虞貞元時人五言古多六朝體倣本明者鮮得其風神唐人六朝體例不錄七言古氣格絕類盛唐塞下曲本一首今集中作四絕句者非祝殤辭語多奇警與李賀用古戰場文並勝惜非完璧五言律氣格亦勝白馬羽林見一篇可配開寶霜風先獨樹瘴雨失荒城一聯雄偉亦類初唐七言絕開寶而下足稱獨步胡元瑞云七言絕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為第一如夜上西城 從軍北征 受降城 春夜聞笛 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競

爽。

權德輿字載之貞元時人。五言古雖不甚工。然雜用律體者少。中有四五篇氣格絕類盛唐。七言古語雖綺豔。而格亦不卑。律詩五言聲氣實勝。而七言則未為工。滄浪云。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權德輿。李益

李益。權德輿。在大曆之後。而其詩氣格有類盛唐者。乃是其氣質不同。非有意復古也。

詩源辯體卷二十三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唐人五言古氣象宏遠。惟韋應物。柳子厚。名宗元其源出於淵明以蕭散沖淡為主。然要其歸。乃唐體之小偏亦猶孔門視伯夷也以下六則總論韋柳之詩

韋柳五言古蕭散沖淡。本未可以句摘。今於景中見趣者。姑摘數語以見大畧。韋如水木澄清景逍遙清賞餘。遠峯明夕川。夏雨生衆綠。　日落群山陰。天秋百泉響。　明滅泛孤景。杳靄含夕虛。　隔林分落景。餘霞明遠川。　高林曉露清。紅藥無人摘。　幽鳥林上啼。青苔人

跡絕。空林無宿火，獨夜汲寒泉。柳如黃葉覆溪橋。荒村惟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園林鳴鳥囀。渚澤新泉清。磴迴茂樹斷。景晏寒川明。等句皆於景中見趣。試一諷詠之。則鄙吝盡除矣。

韋柳五言古猶摩詰五言絕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學者必欲於音聲色相求之。則見其短篇仄韻為工。而於長篇平韻如飲水嚼蠟矣。

律詩易曉古詩難知。古詩崢嶸豪蕩者。猶易知。蕭散沖淡

者。更不易知也。應物傳云。應物爲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也。詩眼云。柳子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愚按唐以詩取士。家傳戶習。人莫不知。而二公之詩。當時猶莫能識。今欲以蕭散沖淡教後學。吾知其不相入也。

學韋柳詩。須先養其性氣。倘崢嶸之氣未化。豪蕩之性未除。非但不能學。且不能讀。試觀于鱗元美於韋柳多不相契。于鱗不喜應物元美亦未推重

韋柳之詩。蕭散沖淡。後進不宜遽學。譬之黃老。恬淡無爲。乃是超世之術。若少年便耽此道。則頹墮委靡。不能自

振東坡學淵明乃晚年事耳。

韋柳五言古雖以蕭散沖淡爲主。然舊史稱子厚詩精裁密緻。宋景濂謂柳斟酌於陶謝之中。斯並得其實。故其長篇古律。用韻險絕。（用韻險絕者不錄）七言古鍛鍊深刻。應物之詩。較子厚雖精密弗如。然其句亦自有法。故其五言古短篇尺韻最工。七言古既多矯逸而勁峭獨出。乃知二公是由工入微。非若淵明平淡出於自然也。（此十則論韋柳與陶不同）

東坡云。柳子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應物爲蘇州刺史）朱子云。韋蘇州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愚按

韋柳雖由工入微，然應物以入微而不見其工。子厚雖入微，而經緯綿密，其功自見。故由唐人而論，是柳勝韋；由淵明而論，是韋勝柳。東坡遷海外，惟以陶柳二集自隨，是豈眞知陶者哉。朱子初年五言古，恐學蘇州。此一則論韋柳之不同

傳言應物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幸畢從，頗任俠負氣，洎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其集有逢楊開府詩，言之備矣。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摴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煢嫠忽逢

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晚年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蓋其人既自豪放以歸恬淡故其詩亦自縱逸以歸沖淡也。以下七則專論應物之詩

應物五言古有擬古雜詩。等作。他如仙鳥何飄飄離緖既羅彈鬱鬱兩相遇少年一相見握手出都門青青連枝樹等篇實用古體。如霜露悴百草攜酒花林下田家巳耕作偶然棄官去春雷起萌蟄等篇乃學淵明之真率自然。如濟濟衆君子宦遊三十載弱志厭衆紛簡畧非世器亭亭心中人獻歲抱深惻凌霧朝閶闔茲晨乃休暇登高創危構臨流一舒嘯靄靄高館暮等篇則學淵

明之蕭散沖淡而實則唐體也。至如負暄衡門下。湛湛嘉樹陰。仲春時景好。貴賤雖異等。青苔幽巷徧池上鳴佳禽。蕭條竹林院朝出自不還。心絶去來緣。北望極長廊。見月出東山等篇。則近於無聲色臭味矣。

六朝五言謝靈運俳偶雕刻。正非流麗。玄暉雖稍見流麗。而聲漸入律。語漸綺靡。遂成雜體。若應物蕭散沖淡。較六朝更自迥別。徐師川云。韋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其背戾滋甚。要知應物之詩。本出於陶。六朝支離瑣屑。正不當與之並言。不得以字句形似求之。胡元瑞亦謂韋左司（應物爲左司郎中）是六朝餘韻。豈道聽而塗說耶。

應物五言古短篇仄韻最工。然與本體稍異。他如芳節欲云晏、高臺遊雲端二篇。則頗見經緯之功。然沉鬱實遜子厚。此韋不如柳也。聖朝有遺逸一篇。語澁崢嶸。蓋非本相矣

應物七言古體既矯逸。而語復勁峭。與五言古如出一手。以全集觀。聲調間有不純者。

應物五七言律絕蕭散沖淡。與五言古相類。然所稱則在古也。

李頎七言律物在人亡一篇。元美謂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却足一倡三歎。愚按應物七言律此調實多。而

氣似勝之，

子厚五言古較應物有同有異。如新沐換輕幘悠悠雨初霽。抄秋霜露重。發地結菁茅。老僧道機熟。汲井漱寒齒。等篇。蕭散沖淡。與應物相類。如秋氣集南磵。南楚春候早。志適不期貴。鶴鳴楚山靜。竄身楚南極。等篇語雖蕭散。而功用始周。與應物小異。至如稍稍雨侵竹。界圍匯湘曲。尤疑瀕傾奔。隱憂倦永夜。覆茅葺爲宇。窮陋闕自養。守閑事服餌。幽沉謝世事。生死悠悠爾。束帶值明后。燕秦不兩立。等篇。則經緯綿密。氣韻沉鬱。與應物大異。自是子厚之詩。詩眼所謂尤深難識。學者非熟讀諷詠。

不能有得也。予讀柳詩二十年，始悟沉鬱二字。以下九則專論子厚之詩

昔人言子厚雅好國語，其文長枝大節處多得於國語。予謂子厚五言古氣韻沉鬱，亦得於國語。

元和諸公議論痛快，以文爲詩，故爲大變。子厚五言古如掩役夫骸、詠三良、詠荊軻，亦漸涉議論矣。至如荊軻結語云：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卽桐葉封弟辯云：或曰封唐。史佚成之之意，但語較元和，終則溫潤耳。故不入大變也。

嚴滄浪云：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愚按子厚騷辭惟憫

螭、哀溺、弔萇弘、弔屈原、弔樂毅、招海賈諸文，爲勝。而招海賈，則又招魂之變，較諸篇爲尤勝。然諸篇雖爲騷之正派，而無漢武、小山、摩詰、太白詩趣，故品彙不錄。

楊廉夫云：「琴操爲退之獨步，子厚不敢作，遂作鐃歌。」古之文人，相服而不相忌，如此。愚按子厚鐃歌，較繆襲、韋昭雖爲稍勝，而語終不純雅，故品彙亦不錄也。

子厚七言古，氣格雖勝，然鍛鍊深刻，已近於變，姑錄其顯易者數篇。

大曆以後，五七言律流於委靡，元和諸公群起而力振之。賈島、王建、樂天，創作新奇，遂爲大變，而張籍亦入小偏

惟子厚上承大曆，下接開成，乃是正對階級。然子厚才力雖大，而造詣未深，興趣亦寡。（止就律詩言）故其五言長律及七言律，對多湊合，語多粧構，始漸見斧鑿痕，而化機遂亡矣，要亦正變也。五言如「挺生推豹蔚，遐步仰龍驤」、「雅歌張仲德，頌祝魯侯昌」、「司儀六禮洽，論將七兵揚」、「合樂來儀鳳，尊祠重餼牟」、「璧非真盜客，金有誤持郎」、「訓刑方命呂，理劇復推張」、「采綬還垂艾，華簪更截肪」、「淵龍過許劭，冰鯉弔王祥」、「不言縲紲枉，徒恨纆牽長」。七言如「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林邑東迴山似

戟牂牁南下水如湯。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　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　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鱅　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　三畝空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　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等句。對皆湊合。語皆粧構。取之大曆則自不同矣。

或問子厚上承大曆。何得爲正對偕級。曰開寶至大曆。則流暢清空。風格始降。元和至開成則工巧襯貼。作用日深。前以風格言。後以作用言也。蓋風格既降。自應作用

耳。

或問子厚七言律較錢劉諸子。氣格似勝。何謂不如大曆。曰。子厚詩。語多粧構。其聲調乃失之於重。非氣格有勝耳。再以許渾韋莊相比。則知之矣。

或問律詩湊合粧構者。元和間僅得子厚一人。安足槩一時乎。按唐書藝文志唐詩凡五百家。宋室南渡僅存其半。今雖有百數十家。亦非全集。意山林隱逸之士當時且未必收。況今復有存乎。故知湊合粧構必非子厚一人也。

詩源辯體卷二十四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大曆以後五七言古律之詩流於委靡元和間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盧仝劉叉張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諸公群起而力振之惡同喜異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詩至此爲大變矣亦猶異端曲學必起於衰世也以下六則總論元和之詩

元和諸公五七言古其資性庸下者既不能讀資性高明者又未可遽讀元和諸公如異端曲學多縱恣變幻資性高明者未識正變而遽讀之不免爲惑耳李獻吉云夫詩宣志而導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

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此論於元和諸公甚當。今或以元和諸公爲陋劣者。旣甚失之。或以爲勝李杜者則愈謬也。

予嘗謂三教之理判若河漢。世之儒者。惑於二教。不敢遽毀先聖。乃欲合而通之。其罪甚於毀儒。當如三家比居。其垣牆門戶。界限分明。庶無混淆之虞。袁中郎謂詩至李杜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此合而通之。且欲以變爲主矣。又或心知韓白歐蘇之美。恐妨於李杜而不敢言。此又不能分別門戶也。苟能於諸家門戶判然分別。則謂韓白諸子爲聖可也。神亦可也。

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洸洸司徒公。天子爪與肱。提師十萬餘。四海欽風稜。河北兵未進。蔡州帥新薨。曷不請掃除。活彼黎與烝。

七言古

如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

我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

洪濤舂天禹穴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橫嶺入炎州。青鯨高磨

波山浮。怪魅炫耀堆蛟虬。山獠讙譟猩猩愁。毒氣爍體黃膏流。等句。皆豪縱者。然豪縱者未嘗不奇險。而奇險者未嘗不豪縱也。

先儒云韓愈博涉群書。奇詞奧旨。如取諸室中物。愚按退之五七言古字句奇險。皆有所本。然引用妥帖。殊無扭捏牽率之態。其論孟郊詩云。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自况也。後世貪多務博者。往往用事填塞。不惟句法臃腫。文氣支離。而措置無方。如暴富兒誇靡鬬奢。適足露其寠陋相耳。

后山詩話云。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

工耳。愚按退之五言古如肩肩水帝魂。猛虎雖云惡篇駘誠齪齪雙鳥海外來失子將何尤。中虛得暴下等篇鑿空構撰。木之就規矩議論周悉此日足可惜。又似書牘。此皆以文爲詩實開宋人門戶耳然可謂過巧。而不可謂不工也雙鳥海外來中有似玉川處。

退之五言古南山詩。首序南山大槩。次序南山四時變態次言方隅連亘之所。次言經歷所見。末用繁欽定情詩一法數轉。凡一百二韻可謂長篇之式。但語太深刻。故不入錄。

退之五言古此日足可惜一篇。措語與衆作不同。此篇故

為拙樸。字字有金石聲。學者必先讀子美杜鵑義鶻彭衙諸作。乃可讀此。否則不免驚異耳。張籍祭退之倣此而庸鄙處實多。後惟歐陽公送吳生一篇。足以嗣響。

五言古。子厚雖沖淡。細翫是一段功夫。退之雖奇險。然才大不費力。故退之之詩。非才高者不能讀。子厚之詩。非深造者不能知。

退之五七言古。雖奇險豪縱。然五言如幽懷不能寫。稍類建安。南溪亦清駛。亦近淵明。琴操履霜拘幽頗合於古七言嗟哉董生行類古樂府。雉帶箭豐陵行。桃源圖體亦近正。今並錄冠於前。先正後變也。

退之五七言律篇什甚少入錄者雖近中晚而無怪僻之調七言三百六句一篇則近宋人排律詠物諸篇偶對工巧摹寫細碎蓋失本相茲並不錄七言絕以全集觀覺太粗率入錄者亦近中晚遣興贈神二篇亦似宋人

退之五七言古爲大變而五七言律則多出中晚者蓋退之才大以律詩不足取異不必自立門戶耳

謝靈運詩極雕刻而獨以池塘生春草爲佳句韓退之詩極奇險而曰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耘其識見固自在也

詩源辯體卷二十五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隱居詩話云孟郊字東野詩蹇澀窮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嚴滄浪云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令人不懽愚按郊五言古以全集觀誠蹇澀費力不快人意然其入錄者語雖琢削而體甚簡當故其最上者不能竄易其字其次者亦不能增損其句也本傳謂其詩有理致信哉

東野五言古不事敷敘而兼用興比故覺委婉有致然皆刻苦琢削以意見爲詩故快心露骨而多奇巧耳此所以爲變也

東野**五言古**如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

利劍不可近。美人不可親。利劍近傷手。美人近傷身。

樹有百年花。人無一定顏。花送人老盡。人悲花自閑。

浪水不可照。狂夫不可從。浪水多散影。狂夫多異蹤。

棄置今日悲。即是昨日歡。將新變故易。變故為新難。

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

君淚濡羅巾。妾淚滴路塵。羅巾長在手。今得隨妾身。路塵如得風。得上君車輪。

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

誰言形影親。燈滅影去身。誰言魚水歡。水竭魚枯鱗。

苟含天地秀。皆

是天地身。天地蹇既甚。魯山道莫伸。天地氣不足。魯山食更貧。吊元魯山等句。皆刻苦琢削。以意見爲詩者也。李西涯云。熊蹯雞肋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捨之。而不足以饜飫天下。予謂以此論東野。尤切。

東野詩。諸體僅十之一。五言古居十之九。故知其專工在此。然其用力處。皆可尋摘。大要如連環貫珠。斯其所長耳。其感懷八首。中有類陳子昂者。決非東野作。

退之奇險豪縱恣於博。故長篇爲工。東野矯激琢削歸於約。故短篇爲勝。歐陽公詩云。孟窮苦纍纍。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發生一爲宮。揫斂一爲商。二

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數語得二子神髓故孟之於韓庶幾相匹或稱郊島則非其倫矣。

古人自許不謬東野詩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以濤歸韓以骨自許。不謬。但退之非不足於骨。而東野實不足於濤。如東野峽哀十首。語亦奇險。然無退之之才。故終不足於濤

賈島字浪仙與孟郊齊名。故稱郊島。郊稱五言古。島稱五言律。然島之較郊。才質品第。不啻什伯。故退之多稱郊。而少及島。歐陽公亦云。郊死不爲島。是也。島五言律氣味清苦聲韻峭急在唐體尚爲小偏而句多奇僻在元和

則爲大變東坡云郊寒島瘦唐人詩論氣象此正言氣象耳。

賈島五言律如鳥絕吏歸後蛩鳴客臥時鎖城涼雨細開印曙鐘遲。 廢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苔。 早講林霜在孤禪隙月殘。 積雨荒鄰圃秋池照遠山。 門掩園林僻日高巾幘慵孤鴻來半夜積雪在諸峯。 獨鶴聳寒骨高杉韻細颸。 寒蔬修淨食夜浪動禪牀。 柴門掩寒雨蟲響出秋蔬。 空巢霜葉落疎牖水螢穿。 等句皆氣味清苦聲韻峭急其他句多奇僻即變體不可爲法如野水吟秋斷空山影暮

斜。磬通多葉鏁。月離片雲稜。凌結浮萍水。雪和衰柳風。松生師坐石。潭滌祖傳盂。西殿宵燈磬。東林曙雨風。絕雀林藏鶻。無人境有猿。井鑿山含月。風吹磬出林。明曉日初一。今年月又三。芽新抽雪茗。枝重集猿楓。露寒鳩宿雨。鴻過月圓鐘。等句。最爲奇僻。皆前人所未有者。世傳李洞慕賈島詩名。則鑄爲像以師之。晚唐人卑陋。於島輩傾心向慕。於退之東野茫乎無得也。

賈島五言律雖多變體。然中如飄蓬多塞下。歸騎雙旌遠數里聞寒水。閩國揚帆去。四篇。尚有初盛唐氣格。惜非

完璧。如辭秦經越過。石頭城下泊。半夜長安雨。落日投村戍。四篇。便似中唐。如未知遊子意。去有巡臺侶。衆岫聳寒色。頭髮梳千下。四篇。亦似晚唐。今並錄冠於前。先正後變也。

賈島七言律。入錄者雖少。至如霜覆鶴身松子落。月分螢影石房開。　山鐘夜度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　却從城裏攜琴去。許到山中寄藥來。　臨水古壇秋醮罷。宿杉幽鳥夜飛迴　等句。皆清新峭拔。另爲一種。與五言小異。亦爲小偏。

退之五七言古。凡遇窄韻。更極奇險。如賈島五言戴月詩。

最爲醜惡。其他鄙陋者雖多。而此爲尤甚。人知退之之爲美。則知賈島之爲惡矣。鄒彥吉謂猶刻形槱牧。而無所彷彿。將爲芻狗。是也。見三十四卷

元和諸子之詩。雖成變體。然其才識則固有過人者。惟賈島。才力既薄。而識見尤卑。其詩有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古今勝語。而不自知愛。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島先得上句積思三年乃得下句有何佳境。乃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其識見卑下可知。

劉公佳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引手作推

敲勢。韓愈權京兆尹。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島具對所得詩。韓曰。敲字佳。遂與並轡而歸。爲布衣交。子謂敲字亦平常語。推字則不成語矣。島識見雖卑。不應至此。一說島於驢上見落葉滿地。遂得落葉滿長安之句無以爲對。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庶幾爲是。

胡元瑞云。晩唐二家。一家學賈島。一家學姚合。方虛谷云合詩有左無右。有右無左。前聯佳矣。或後不稱。起句是矣。緻句尸升。有小結裹。無大涵容。其才與學。殊不及浪仙也。子考才調三體律髓品彙類苑諸書。合諸體僅得四五十篇。五言律。如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移花

兼蝶至。賈石得雲饒。移山入院宅。種竹上城牆。碁罷嫌無月。眠遲聽盡砧。馬為賒來貰。僮因借得頑。裁衣延野客。剪翅養山雞。嚼花香滿口。書竹粉粘衣。無竹栽蘆看。思山壘石為。等句。僅入晚唐纖巧中。亦閒有近島者。但其人既在元和間。先已逗入晚唐纖巧。故晚唐諸家實多類之。非有意學之耳。品彙所錄五七言氣格稍勝。今亦錄冠於前。先正後變也。焦弱侯書目有姚合集十卷。待全集出。更為定論。

周賀字南卿與賈島同時。其五言律多學島。如寒僧迴絕塞。夕雪下窮冬。却來峯頂宿。知廢井南禪。坐久鐘聲

畫談餘嶽影廻。泉流通井脉。蟲響出牆陰。草煙連野燒。溪霧隔霜鐘。歸人值落葉。遠路入寒山。風高寒葉落。雨絶夜螢滴。凍髭亡夜剃。遺偈病時書。等句。皆學島者也。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李賀字長吉　樂府五七言調婉而詞豔然詭幻多昧於理其造語用字不必來歷故可以意測而未可以言解所謂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然析而論之五言稍易而七言尤難按賀未嘗先立題而爲詩每旦出騎款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蓋出於湊合而非出於自得也故其詩雖有佳句而氣多不貫其七言難者讀之十不得四五易者十不得七八乎所錄乃其稍易者杜牧之極推賀而亦

曰理或不及辭或過之然今人學李杜或相遠而學賀反相近者即元瑞所謂猶畫家之於佛道鬼神也詳見漢魏擬古論中

李賀樂府五七言雖多詭幻而中有佳句。五言如露下旗濛濛。木葉啼風雨　蜂語繞妝鏡　燈青蘭膏歇落照飛蛾舞　野粉椒壁黃濕螢滿梁殿　新桂如蛾眉秋風吹小綠　七言如咸陽王氣清如水　西風羅幕生翠波　芙蓉泣露香蘭笑　呼龍耕煙種瑤草　海塵新生石山下。綠粉掃天愁露濕　青雲無光宮水咽　露華蘭葉參差光　涼風雁啼天在水　椒花墜

紅濕雲間　漢城黃柳映新簾　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無等句皆佳句也至五言如蕃甲鎖蛇鱗馬嘶青塚白　胡角引北風薊門白於水天含青海道城頭月千里　七言如簾外嚴霜皆倒飛　酒酣喝月使倒行　天河夜轉漂回星銀浦流雲學水聲　梁王臺沼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　等句益又奇矣後人學賀者但能得其詭幻於佳句十不得一奇句百不得一也

李賀樂府七言聲調婉媚亦詩餘之漸上源於韓翃七言古下流至李商隱溫庭筠七言古如啼蛄弔月鉤闌下　天河落處長洲路　鴟

啼金井下疎桐　落花起作迴風舞　露脚斜飛濕寒兎　蘭臉別春啼脉脉　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　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　桐英永巷騎新馬內屋深屏生色畫　春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　衰蘭送君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芳草落花如錦地二十長遊醉鄉裏紅纓不重白馬驕垂柳金絲香拂水　等句皆詩餘之漸也

嚴滄浪云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愚按賀樂府七言如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　大江翻瀾神曳烟楚魂尋夢風

颸然。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西山日沒東山昏。旋風吹馬馬踏雲。 百年老鴞成木魅嘯聲碧火巢中起。 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照松花。呼星召鬼歆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 蟲棲鴈病蘆筍紅。迴風送客吹陰火。 等句。皆鬼仙之詞也。又啾啾赤帝騎龍來。眞仙而鬼耶。

張表臣云篇章以平夷恬淡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襄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已上表臣語 今選詩者。於元和閒每多錄之。但以其詼詭而詞豔耳。

李賀古詩或不拘韻律詩多用古韻此唐人所未有者又仄韻上去二聲雜用正合詩餘李商隱溫庭筠亦然後人於上去二聲雜用一則惑於李賀諸君二則惑於俗音以為上去可通用也

按韋楚老樂府七言有祖龍行正倣長吉體也楚老長慶進士開成間為拾遺奏李德裕傾牛僧孺而賀則卒於太和五年元瑞乃謂長吉諸篇出於楚老則失考矣

李商隱作賀傳言賀將死見一緋衣人召賀曰帝成白玉樓召君為記賀竟死此好奇之士為之或賀自衒以欺世不然豈天帝亦鬼仙耶又或謂怨家投賀詩於廁故

不諱傳此亦好奇之士謂賀之奇有不盡耳

盧仝號玉川子劉叉雜言極其變怪雖倣於任華而意多歸於正劉較盧才實不及故佳處亦少焉其篇什不多亦與盧劉相類今亦畧附一篇

盧仝雜言有所思一篇雪浪齋日記以為語有不類疑他人作樓上女兒曲猶近於正今亦錄冠於前歎昨日第二篇以下始多變怪月蝕詩近一千七百言極其變怪如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　又孔子師老

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即喪明　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徑圓千里入汝腹汝此癡骸阿誰生　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　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榻砂土中地下蟣虱臣仝告愬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刳妖蟆癡腸上天不為臣立梯磴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　玉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劍戟須臾癡蟆精兩吻自決坼初露半個璧漸吐滿輪魄眾星盡原赦一蟆獨誅磔　願天完兩目照下萬方土萬古更不瞽萬萬古更不瞽照萬古　劉乂

雜言

永

杜云始疑玉龍下界來人世齊向茅簷布爪牙又疑漢高帝。西方來斬蛇人不識誰爲當風仗莫邪雪車云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秘藏深宮以御炎酷徒能自衞九重間豈信車轍血點點盡是農夫哭等句皆極其變怪者也又仝與馬異結交詩尤怪僻不可解

盧仝月蝕詩雖多村鄙然不過欲騁其變怪其詭浪滑稽處正牙以發一笑若任華初未嘗詭浪其村鄙乃自骨髓中來未可與盧並論

王元美云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愚

按盧仝月蝕詩佳處亦自奇警村鄙處不免如元美所云（兩村鄙者不暇摘）退之效玉川月蝕詩較玉川僅三之一而皆寬削其語用之豈退之厭其冗穢特爲裁定然不欲見盧之短故但云效玉川也嚴滄浪云玉川之怪長吉之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詩源辯體卷二十七 中唐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張籍字文昌五言古極少。王建字仲初五言古聲調僅純然不成語者多樂府七言二公汉是一家王元美云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馮元成謂較李杜歌行判若河漢是也愚按二公樂府意多懇切語多痛快正元和體也然析而論之張語造古淡較王稍為婉曲王則語語痛快矣且王詩多而入錄者少故知其去張實遠也其仄韻亦多上去二聲雜用

張王樂府七言張如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浮雲上天雨墮地暫時會合終離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　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盡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築城詞　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　蘭膏巳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墜時同古釵行　王如有歌有舞須早為昨日健於今日時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　篋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

思家時　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　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但看壠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寒食行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廻還起大宅與高臺北邙行　等句皆懇切痛快者也宋元國初多習爲之蓋以其短篇語意緊密中才者易於收拾耳

韓白五言長篇雖成大變而縱恣自如各極其至張王樂府七言雖在正變之間而實未盡佳選者於韓白五言長篇不錄而多采張王樂府蓋元和主變而選者貴正

也。

大曆而後五七言律體製聲調多相類元和間賈島張籍王建始變常調張王五言淸新峭拔較賈小異在唐體亦為小偏張如椰葉瘴雲濕桂叢蠻鳥聲　夜鹿伴茅屋秋猿守栗林　渡口過新雨夜來生白蘋　竹深村路暗月出釣船稀　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　夜靜江水白路迴山月斜　乘舟向山寺着屐到漁家　新露濕茅屋暗泉衝竹籬　王如瘴烟沙上起陰火雨中生　水國山魈引蠻鄉洞主留　石冷啼猿影松昏戲鹿壁　閉門留野鹿分食養山雞　雨水洗荒竹溪沙

塡廢渠　野桑穿井長荒竹過牆生　等句皆清新悄

拔另爲一種五代諸公乃多出此矣

張籍七言律如瑞烟深處開三殿香雨微時引百官　閶門柳色烟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　曉來江氣連城白雨後山光帶郭青。　山鄉秖有輸蕉戶水鎭應多養鴨欄　九靈洞口行應到五粒松枝醉亦攀　等句風味亦與五言相類七言絕漸入晚唐而入錄者最爲有致然中多雜以夢得之詩

王建七言律入錄者僅得四五其他句多奇拗遂爲大變宋人之法多出於此如一向破除愁不盡百方迴避老

須來。 廻殘疋帛歸天庫。分好旌旗入禁營 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要見公卿。 曾向先王邊諫事還應上帝處稱臣 檢案事多關市井。聽人言志在雲山 臘月近湯泉不凍夏天臨渭屋清涼 秦隴州緣鸚鵡貴王侯家爲牡丹貧。 看宣賜處驚廻眼著謝恩時便稱身 和蔣學士新授章服 等句實爲宋人奇拗之祖而劉後村爲多但建全篇完妥者少。故未可入錄

王建七言律如功證詩篇雖具象藥成官位屬神仙 奇險嶇廻還寂寞雲山經用始鮮明 沙灣漾水圖新粉綠野荒阡暈色繒 點綠斜蒿新葉嫩添紅石竹晚花

鮮　無多白玉階前濕積漸青松葉上乾（微雪）等句實爲怪惡如借倩學生排藥合留連處士乞松栽　多愛貧窮人遂請長修破落寺先成　鋪設暖房迎道士支分閒院與醫人　健羨人家多力子祈求道士有神符　顛狂遶樹猿離鎖跳躑緣闌馬斷韁（寒食看花）等句又極村陋實爲杜牧皮陸唐末諸子先倡沿至宋人遂爲常調矣（餘見杜牧皮陸唐末諸子論中）

詩有景象即風人之興比也唐人意在景象之中故景象可合不可離也王建贈盧汀詩功證詩篇離景象此實自謂意以爲初盛唐不離景象故其意不能盡發今欲

悉離畧衆悉發眞意故其詩卑鄙至是此唐人錯悟受魔之始也趙凡夫云文論得失詩尚妍媸此則全不論妍媸矣與晚唐總論末三則參看

王建七言絕有宮詞百首人錄者無幾若溪叢話云閱王建宮詞佳者亦少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耳其間雜以他人之詞云云胡元瑞亦云建宴落古行宮一首語意妙絕合建七言宮詞百首不易此二十字也